春秋繁露義證

春秋繁露目錄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一

周禮大司樂賈疏云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爲春秋作義潤益處多南宋館閣書目云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史記索隱及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說同程大昌書秘書省繁露後云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䚫詁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輿案諸家所推名書之意皆近傅會程氏至比於連珠自仿其體記錄雜事爲演繁露失之尤遠漢書董仲舒傳云檖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閒舉玉杯蕃露清明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是蕃[illegible]繁露只一篇名漢藝文志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後漢書應劭傳仲舒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當即藝文志之十六篇並在此書外而無春秋繁露名至隋唐志著錄始有春秋繁露十七卷而百二十三篇者已佚疑是後人雜採董書綴緝成卷以篇名總全書耳御覽六百二十九百三十並引西京雜記言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則知由來久矣

漢廣川董仲舒撰

平江蘇輿學

楚莊王第一

樓郁云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他本皆無之然則爲潘氏附著無疑輿案此取篇首字爲名獨異他篇疑本名繁露後人以避總書改今篇名玉海載八十二篇目云始楚莊王終天道施則王深甯所見本亦如此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宣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公羊傳云礮蹤彌鞹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案本書並公羊說而順命及深察名號篇有穀梁語本篇晉伐鮮虞玉英篇桓無王有穀梁義此類當是師說偶同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昭四年楚子蔡侯陳侯許子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討也案直稱楚子傳無文本書之於傳闕發爲多亦有推補之者如此及非逢丑父之類是也有救正之者如賢齊襄復賢紀侯之類是也有特書之者如殺子赤弗忍書日外不用時月日例是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宣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史記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於春秋以經輔治以權濟變使人心不迷於正經則天下可得而理矣孟子曰君子反**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莊王以賢君討重罪嫌於得褒靈王懷惡而討與慶封同罪故不嫌也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常于眾人之所善見其惡焉於眾人之所忽見其美焉隱七年傳云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蓋不嫌者可同嫌者則纖微不相假借在禮女君嫌於姑為婦故于妾無服而妾為女君期妾不嫌而女君嫌也燕不以舅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大夫不嫌而公卿嫌也尸不以子而以孫孫不嫌而子嫌皆此例也故曰春秋原於禮○嫌得者王道而焜本注云宋本得作德盧文弨云饒頌得德古多通用**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傳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傳城杞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公朝於王所傳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弗

當作不與上一律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盧云殆近也此卽指上三事而言與案不與專封致王專討尊王之大義也三者不得褒則其他諸侯之得褒者可知其比矣○此官本作貶云他本作此淩本同殆下引原注云則凱璲謝顯桂恐是不待俞樾云餞稱以三君者之賢而不得焉則諸侯之得殆非所以爲褒而適所以爲貶故曰諸侯之得殆貶矣與案春秋以比比成文豈能概以褒爲貶今從盧校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楚莊之賢不與專討則楚靈之不子可知雖稱子以討罪人不嫌矣春秋之辭多所況詞多以況譬而見所謂比例是文約而法明也史記孔子世家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於慶封之殺何也昭十三年蔡侯盧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予

諸侯專封也盧云文已見僖十四年此又復見也○慶封上各本脫於字今依盧校補

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

莊存與云[illegible][illegible]春秋之辭文有不再襲事有不再見明之至也事若可類以類索其別文若可貫以貫異其條聖法已畢則人事雖博所不存也與謂春秋用辭有簡有復大美大惡之所昭愚夫婦之所與知者則一明而不贅所謂壹譏而已者也嫌於善而事或鄰於枉嫌於惡而心不讀於艮則必推其隱曲往復聯貫或變文以起其別義或同辭以致其湛思故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觀繁

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

昭四年傳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

春秋明是非之書也記行事以加王心凡以禁奸而勸善而已雖以楚靈無道諸侯外討不以貸慶封當死之罪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

日者言春秋之意如此此類即大義使主失其尊故云貶傳所云脅君也

亂國之臣

愈云當作亂主之國

雖不篡殺

○淩曙云[illegible][illegible]當作弑案弑殺一字兩讀殺君作弑由後改

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

篡弑

之宜死不待著也傳特著慶封脅君亂國之罪見後世臣子有似此者不待其有篡弒之迹皆爲聖法所必誅以慶封爲例云爾漢書翟方進傳陳慶自設不坐之比顏注比例也論衡程材篇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闇蔽也案比卽律之所由生歷代刑律故多根柢於春秋○句末其字也字疑衍

春秋曰○凌本不提行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何注晉不大綴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疏云諸夏之稱連國稱爵今單言晉作夷狄之號亦案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据此知公羊義同賈服注春秋左氏以傳亦引穀梁爲說是古今文說無異義也命云自此至是其所以窮也當在竹林篇鄭伐許一節之前彼文二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中間亦有問者曰云云與此文一律故知兩文必相次也董子原書當以春秋分十二世爲三等爲首篇其篇名卽曰繁露今書稱春秋繁露者以首篇之名目其全書也傳寫者誤取楚莊王及晉伐鮮虞二節列於前遂以楚莊王題篇并繁露之名而失之矣然則楚莊王節宜在何處曰此固不可考然晉伐鮮虞在竹林篇則楚莊王節或亦當在竹林篇蓋與晉伐鮮虞節本相次也今本竹林篇逢丑父及鄭伐許兩節相次古本此兩節之間當有楚

莊王及晉伐鮮虞兩節晉伐鮮虞與鄭伐許固以類相從而楚莊王節以楚莊王殺陳夏徵舒靈王殺齊慶封相提並論逢丑父節以丑父欺晉祭仲許宋相提並論是二事亦以類相從也然則此兩節之當厠於其間無疑矣傳寫者升此兩節於篇首必非其舊輿案此書隨文綴緝其節次不可深考今於前人校定確見為誤者間為遂正一二餘悉仍其舊云

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國家之於地人之於身可謂尊重矣而信禮則又過之以顯信禮之大也孔子曰自古有死無信不立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禮而死於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襄三十年傳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於柯傳曹子手劍而從之曰願請汝陽之田桓公曰諾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案疑禮疑信謂止於信禮雖死身失地而不遷也詩桑柔篇靡所止疑毛傳疑定也荀子解蔽篇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疑止即止疑疑亦止也儀禮公食大夫禮賓立於階西疑立注疑正立也自定之貌又見士昏禮鄉飲酒注疑古亦通作凝詩止疑齊作止凝易坤文言陰疑於陽必戰荀虞姚信蜀才本

作凝莊子達生篇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列子黃帝篇作疑韻會疑或作疑又引大雅靡所止疑注音吃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是疑疑吃同義此古訓之僅存者○疑禮明天啟孫鑛評本矧擬權作恐不禮注云一作疑禮俞云下句疑下亦當有不字疑亦猶恐也禮記雜記皆爲疑死鄭注疑猶恐也疑與恐同義此文上言恐不禮下言疑不信文異而義同案俞說非今從盧校

春秋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 三字疑有誤脫或衍文 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 數猶道也呂覽壅塞篇寡不勝眾數也高注數道數也本書數字多如此用王杯篇與天數相終始謂與天道相終始也弗繁人數而已謂弗繁人道也本篇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大數猶言大道也此例甚多哀七年左傳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潛夫論班祿篇引作天之道又其證也

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 適之也女汝同孔廣森云[illegible]鮮虞姬姓國見世本杜預謂白狄別種妄也後改國名中山史記中山武公徐廣以爲西周桓公之子雖失其實然爲周分子無疑

禮以不答有恐畏我 以與已通既也盧云有古與又同書內多如此

何其不夷狄也 春秋論夷狄不以地限故曰中國亦新夷狄詳見竹林篇

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

亡而齊侯安之殆亡言幾於亡○官本云安他本誤公於彼無親向來憂我彼我汝我皆春秋設詞閔二年傳莊公死子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俞云與當作以古字通用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昧有懷二人念彼毛詩作念昔不昧作不寐此今文字異阮元三家詩補遺及陳喬樅並以董爲齊詩公羊本齊學也毛傳先人文武也禮祭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鄭注明發謂夜至旦也二人謂父母案上以同姓爲言而引此詩是董亦以先人爲文武以晉與鮮虞同出姬姓也知古今文說同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厭同壓○盧云舊本作今晉文不以其同姓憂我譌我心望焉望猶恨故言之不好謂不子褒禍楚辭余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二字所本謂之晉而已婉辭也衛伐凡伯晉敗王師直書爲戎此第去爵號以彼例此猶是婉辭春秋嚴於亂臣賊子之防纖芥必貶至於事關君父則辭多隱諱對於鄰敵亦義取包容原實者之心避難言之隱皆不失忠厚之旨董子之言春秋

也曰正辭曰婉辭曰溫辭曰微詞曰義詞又曰以仁治人以義正我可以觀其通矣○淩本婉上有是字

問者曰○淩本不提行天啟本同今從盧本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何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矣○盧云大典本於志作何懼已矣二字疑衍輿案官本作何懼云他本作於志淩本同案此當是引大學無惡於志語無何異文憂原當作惡何惡正承上不恥憂篆書作𢝊與惡相近後人改何憂遂並改於志作何懼以合論語耳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文之失由於厭政專任行父案僖三十年傳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傳云公不得爲政爾是公羊以爲始於僖也後漢樂恢傳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權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亂端由來者漸不知懼惕遂至無救漢書賈田灌韓傳贊陵夷以憂死顏注陵夷即陵遲漸卑替也案說文夌夌遟也是

本字作麦淮南泰族訓山以陵遲故能高言由平易積漸至高也盧云懼讀爲瞿瞿瞿然輕計妄討○盧云舊本計作詐從趙改犯大禮而取同姓襄十年十有二月甲子朱公戍卒何注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哀十二年孟子卒傳其稱孟子何諱娶內姓蓋吳女也接不義而重自輕也輕討季氏已取輕矣復犯大禮是重自輕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淩云謂齊晉不能救正出走八年淩云自二十五年九月孫於齊至三十二年薨於乾侯凡八年死乃得歸定元年公之喪至自乾侯身亡子危定元年傳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無取辱之道而至於困則命也所恥者有致窮之道耳故人主慎微微漸震恐可以致福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孔子學主經世故有輔治之用仲舒推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及哀三年桓釐宮災四年亳社災竝以爲不用孔子之應法言寡見篇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

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眞儒故也如用眞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又五百篇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與曰知之曰知之則何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彊其所劣捐其所能衡如也非至德孰能用之

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

上無禮故曰治簡左右無賢故曰無救夫得賢猶足補失禮之愆爲治者可知所務矣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

隱二年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又見桓二年傳隱元年何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與董子同顏安樂以爲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

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宜同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卽爲所見之世案孔子以襄二十一年生終襄三十一年才十歲耳所見短而所聞長宜從董說孔廣森謂所見世宜以襄爲限所聞世以成宣文僖四廟爲限殆不必然董子言三世不用亂世升平太平之說[illegible]要以漸進爲主所謂撥亂世反之正也○文宣盧本倒作宣文**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本書奉本篇以殺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案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故曰四世而緦麻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此亦春秋緣禮而起者凌云漢書韋元成傳親疏之殺殺漸降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昭二十五年傳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定元年傳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何注定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太史公匈奴傳贊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子赤殺弗忍書曰痛其禍也**文十八年子卒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

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何注所聞之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淩云弒當作弒**子般殺**

而書乙未殺其恩也莊三十二年十月乙未子般卒隱元年何注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又桓二年注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又見哀十四年注盧云左傳作已未二傳作乙未

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差世之遠近爲恩隆殺此屈遠而伸近也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經屈天地而伸義義[illegible]屈伸之旨大矣精華篇云春秋傳痛而敦之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此亦詳略之例也

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盧本以下有知字淩本無以作見今從天啟本

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有與又同陽陰謂尊卑本書多以陰陽況君臣荀子儒效篇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後漢馮衍傳注白黑猶賢愚也司馬遷傳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

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卽董生說韓愈行難篇陸先生之賢聞于天下是而非非語意本此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合偶仇匹謂遠近親疏貴賤重輕各有對待以爲屈伸詳略之等差也本書威德所生篇云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基義篇云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釋詁仇匹合也王褒四子講德論鳴聲相應仇匹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偶合仇匹四字義並近○天啟本矣作也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仇匹毛詩作羣匹案羣匹又見禮三年問羣亦仇也古今文異耳說文羣輩也義並相近盧云王伯厚詩考未載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春秋以立義爲宗在學者善推耳故孔子曰其義竊取然而筆削之意可窺識者落落大端而已以俟讀者之博達焉程子云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襃貶善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未之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詞奧義時措咸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得一端而博

達之漢書杜鄴傳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故在于得一類而達之也語又見精華篇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法曰正法辭曰正辭凡以審視是非於天下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辭愈婉而怨愈深君弑而曰薨夫人奔而曰孫與讐狩而曰齊人定公受國季氏後書卽位而不敢名其脅昭公娶同姓避姬稱而不忍著其惡皆其類也塞怨猶幽怨兪云溫當讀爲蘊古字通蘊辭謂蘊蓄之詞卽上所謂微其詞者孫詒讓云鬼谷子權篇憂者閉塞而不泄者也卽此塞怨之義與案溫辭自合不必改字是故於外道而不顯大惡書而抑多婉詞於內諱而不隱微其辭而已不隱其事是故君道失則不書卽位不書王不書正夫人之道失則書夫人姜氏書婦姜書孟子大事曰大雩大閱曰大蒐曰考宮曰獻羽曰立宮曰毀泉臺所以正其失禮曰初稅畝曰作邱甲曰用田賦曰作三軍曰舍中軍所以箴其失政曰築郿曰新延廄曰新作南門病民則書之曰大水曰螟曰螽曰震雷曰雨雹慢時則書之不以尊親之故而槪寬責備也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閔元年傳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孔廣森云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全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

其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譽狩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盧云以爲親者諱爲主故云於尊亦然於賢亦然下云別內外覆申爲親諱之義差賢不肖覆申爲賢者諱之義等尊卑覆申爲尊者諱之義本或無於尊亦然四字者脫也與案天啟本不脫

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孔子曰畏大人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哀十四年何注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文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漢書藝文志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又云春秋所褒損大人當世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逾天啟本注云一作愈

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錢塘云錢侗補云此春秋說開端大旨當爲首篇如冕旒然繁露之名或取於此今

文於前三節後而以楚莊王題篇疑出後人掇拾綴緝所致輿案董書散亡今本洵爲後人掇拾是否以此開章不可臆定錢疑此篇本名繁露是而說名篇意則鑿

春秋之道○天啟本不提行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員管子法法篇巧者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員聖人不能廢法而治國淮南子規者所以員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修當作循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五音宮商角徵羽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知讀智官本云覽他本作覺然則先王之遺道淩云遺留之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義本孟子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所聞謂聞之於師漢世治經最重師說蓋古道之遺也荀子大略篇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語其嚴如此董子對冊云[illegible]臣愚不肖

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靡能勿失耳漢世選舉有出入不悖所聞之目其有偶背師說者則承學之士相與詆譏而假託大師以自尊異者亦多也又有因變異師說得立太常者嚴顏之春秋是已然仍時傳師說以自固楊雄法言寡見篇譏之曰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班固亦以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為學者之大患西漢末造稍稍訛雜矣逮于東漢之初博士弟子不修家法私相容隱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徐防以為深慮上疏切言謂宜改薄從忠可想見風尚推移之漸矣本書俞序篇所引師說有子夏閔子公肩子曾子子石世子子池之倫公羊疏謂胡母生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覘鮦麟然考漢書儒林傳胡母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是仲舒但與胡母同業非師弟徐說謨也而今書中又無稱胡母生之文知殘佚多矣

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

韓詩外傳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眾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聖人以已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

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古今一也荀子非相篇大同

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

宣十五年傳云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昭五年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案董子言治重法古其對冊亦云春秋變古則譏之漢世儒者多循其說貢禹疏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禹董子再傳弟子也孟子言法先王荀子言法後王荀子生周末又其時老莊盛行高語皇古故以文武爲後王儒效等篇亦有稱先王者董子承秦後故不言法後王春秋尊文王之法則仍法周與荀同

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

此相傳舊說也武帝冊仲舒云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荀子正論篇唯其徒朝改制爲難楊注謂殊徽號異制度也白虎通封禪篇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天也風俗通山澤篇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並以改制爲王者其文甚明其事則正朔服色之類也惟春秋緯云作春秋以改亂制松[illegible][illegible]讖自是遂有以改制屬孔子春秋者然云改亂制是改末流之失非王者改制之謂也董子所謂立義云爾[illegible][illegible]問者曰本書三代改制篇明以春秋爲一代變周之

制則何也曰此蓋漢初師說所云正黑統存二王云云皆王者卽位改制應天之事託春秋以諷時主也對冊云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意可見矣蓋漢有天下沿用秦正至於服色禮樂並安苟簡賈誼在文帝時卽以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爲言草具其儀法色尙黃數用五文帝未皇更定其後司馬相如作子虛賦且以是諷諫焉司馬遷學於董生者也亦言歷紀壞廢漢興表改正朔宜可正事見漢兒寬傳迄武帝太初元年始採諸人說正厤以正月爲歲首色尙黃數用五董子此書作於太初前蓋漢初儒者通論非董創說故余以爲董子若生於太初後或不斷斷於是歐陽修譏其惑於改正朔殆未深究其時也後人因此動言改制則愈謬矣隱元年何注云所以通其義於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是也而隱二年注云春秋有改周變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著於竹帛遂爲誕說所祖以文不見公羊誣及董子不知此文固甚明也妄者至謂王者卽孔子謬不足辨儀徵觀篇兪云襄三十一年左傳介於大國杜注曰介猶間也故古語以間介連文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間介文選長笛賦間介無蹊卽用孟子文是也介以一言猶間以一言蓋春秋之於世事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而或且出一言以介之曰王者必改制此介字卽吾無間然之間玉杯篇此所聞也卽此介

字之義與案潛夫論明闇篇是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亦以介爲間自僻者得此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古下八字爲一句謂自僻者借王者改制爲詞言古者苟可以循用先王之道何莫並制度而因之言道亦可變也殆其時博士習春秋雜說者有此議耶王安石太古篇云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于其間亦溷道與制而一之與此語意正同世迷是闇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以改道爲邪言董生之患深矣後世猶有假其辭以致亂者答之曰人有闇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大射儀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鄭云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於是自斷貍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闇名而不知其實者也闇名而不知實貿然行之其極足以亡天下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修當作循白虎通三正篇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

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
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
別衣服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又白虎通號篇王
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
周以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子之大禮
號者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己
著欲顯揚己於天下也己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
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己之
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見於前也又云春秋傳曰王者
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隱元年何注王者受命必
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
之於人孔叢雜訓篇縣子問子思曰顏冏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
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
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
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
天道之變然也以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通典五十五
引元命包云古者易姓而王示不相襲明受之於天也與案正朔
服色數者爲天子大禮易姓受命必顯揚一二以新民耳目若議
變更於守成之代則不識治體矣晉書與服志高堂隆奏言改
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深得其旨
受

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儀猶表也謂表君之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己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兪云己字絕句物當爲勿尙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間之論衡譴告篇勿作物莊子天道篇中心物愷釋文物本亦作勿是古字通也此承上文受命之君天所大顯而言謂天既大顯己于所代之國本不相襲而己不能改制大率與同則非天意矣輿案兪讀是而改字非也周語更姓改物韋注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物卽正朔服色之謂下文物改而天授顯承此物字言之此言不改物而率與所代之國同也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禮記正義云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尙書湯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案鄭義與董同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申制度之可改以明道理之決不可改禮大傳云不可得而變革者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董子復推廣於政教習俗文義所以防後世之藉口蔑古者周矣文義謂文字訓故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

易道之實鹽鐵論尊道篇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上自黃帝下至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韓詩外傳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白虎通三正篇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聲味不可變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案白虎通爵篇亦作王者有改道之文疑本作改制後人沿下文而誤改之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對冊云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案以循堯道爲無爲亦今文家說白虎通三教篇舜之承堯無爲易也○官本云治他本作制誤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盧云授別本作受今從何本輿案天啟本作授陵本同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仁義禮樂不在改制之中武帝冊改制作樂亦是分言孔子告顏淵夏時周冕殷輅改制之事韶舞作樂之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盧云受

舊本作授訛輿案天啟本作授亦通無下之字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更作樂於終明其初向相沿也對冊云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故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漢書禮樂志以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曰曷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己也可因先以太平也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又天下樂之者樂所以象德表功而殊名也昭二十五年何注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白虎通大同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後漢書祭祀志注東平蒼王議引元命包云然天地之所雜樂爲之文典舜彼文誤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

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樂記樂樂其所自生又曰樂者心之動毛詩周頌譜正義引尚書大傳云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以與已同禮樂記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白虎通禮樂篇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於陽故言制樂象陽也禮法陰也**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沈欽韓云此與大司樂注義略同然彼昭作紹他處亦多紹字與案白虎通禮樂篇舜曰簫韶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漢書禮樂志舜作招招繼堯也繼亦紹義此作昭爲異文**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漢書禮樂志夏大承三帝也白虎通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御覽引元命包云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

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盧云救之疑當作救己與案御覽引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濩作之文義自順禮樂志濩言救民也白虎通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護濩同字**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春秋今文家以文王爲受命王故以征伐作樂並歸之大戴禮少閒篇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天尚書大傳文王六年伐崇稱王春秋元命苞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後漢伏湛上疏云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荀子儒效篇武王誅紂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是荀子以武象並爲武王作案本書三代改制篇亦云文王作武樂武王作象樂是董直以武爲文王樂名與荀異漢書禮樂志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未嘗言文王有樂周頌序維清奏象舞也箋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正義云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左襄二十九年傳見舞象箾南籥者杜注皆文王之樂大武武王樂服虔云象文王之樂象舞也史記注引賈逵說同劉敞云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蓋文舞也故其辭稱文王之典據服杜注則古文家亦以爲文王時有樂但不以武爲文王樂名

四者天下同樂

之一也○官本云同樂之他本作之樂同 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 隱五年何注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己也周時民樂其伐紂也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似本此文而更及 作樂之法必反本之 堯凌云自王者不虛作樂至此亦見元命包 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 凌云史記功與名偕正義名謂樂名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官本云四樂他本作四代 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樂之風也 文王伐崇漢儒推爲周時征伐之始本書兩引其詩漢嚴助傳淮南王安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凌云釋文風是諸侯政教所以風天下論語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

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盧云人字疑衍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白虎通禮樂篇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周室中制象樂何殷紂爲惡日久其惡最甚斮涉句胎殘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後僎尅殷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節喜盛又云周公曰酌武王曰象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據此則董以武爲文王作大武爲武王作禮明堂位冕而舞大武內則舞勺舞象汋朌象並見三代改制篇別無大武名當是以勺象合名大武與白虎通說同也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禮樂志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武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已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據董此論似以當時更制樂舞全易始名非重本之義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

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為一也改正朔易服色在先禮樂制作在後雖不同時而同歸於揶垂故曰離而復合所為應天順人之意一也錢云何氏三科九旨之說實本仲舒此已得二科六指尚有一科三指見王道篇或宜在此篇案何氏九科三旨所謂張三世見此篇通三統見三代改制篇異外內見王道篇然董自有六科十指何自言用胡母生條例或不必盡同

玉杯第二玉杯竹林等名並不知所取義崇文總目已疑其附著玉海四十云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又云三篇闕玉杯第二竹林第三玉英第四王所見本蓋無此三篇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盧云僖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譏喪取先是元年冬公孫敖如齊何氏亦以為譏喪取以納幣前尚有納采問名納吉之禮故也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官本云之法他本誤作此月案天啟本作者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閔二年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孝經喪不過三年禮三年問喪服二十五月而畢荀子禮論篇同白虎通喪服篇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為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

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又云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又云閔公吉禘凡二十二月而除又不禫於禮少六月是鄭以二十五月爲大祥二十七月禫與白虎通略同並今文家說也雜記期之喪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期喪祥禫尙不同月則三年之喪可知此云二十五月益據大祥爲斷文二年傳議欲久喪而後不能也何注文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案文欲服喪三十六月不見經傳何殆如應劭漢書注釋漢文帝三十六日釋服爲以日易月之誤不知文帝三十六日釋服自已葬言之未葬之前仍服斬衰故紀云已下謂已葬也文帝自定國制非闕法古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以爲不敢論制蔡邕言孝文制喪服三十六日是也荀爽對冊言孝文以日易月翟方進遣母憂三十六日而除亦忘其既葬二字已啟誤編續漢書禮儀志以葬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以葬卽已葬尙不誤朱子答余正甫書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讀漢書最審自世承荀應之誤于是唐元感著論

謂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爲張柬之所駁唐元肅二宗之喪又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親蘇至今相沿皆失古義劉杖[illegible]服闢[illegible]顯琰[illegible]蜨嶹[illegible]之御覽五百四十五引孝經援神契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義斷仁示民有終緣喪絕情後漢故領校巳郡太守樊封君碑遭離母憂五五斷仁是漢時士夫喪服與董說合王肅注禮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故與鄭異閔二年何注引士虞記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云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禫雖不見董說證以白虎通及何注知今文家說如鄭所云也程子遺書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亦據二十七月禫爲說司馬光書儀及朱子並以二十五月祥後卽禫從王肅說似違古誼今制二十七月卽吉用鄭義最合

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在四年夏○天啟本方作乃云一作方夜本作乃**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先王喪法二十五月今逾期故云出其法春秋立人道之極文公出法已久猶致譏詞則宜公卽位之初如齊逆女不待敗矣○天啟本無久字盧云錢增今從盧本

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於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

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且文公以秋祫祭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以冬納幣皆失於太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此釋傳所云不於祭焉譏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父母之喪終身焉爾矣三年者聖人之中制賢者有以達哀不肖者跂及焉從俗者君子之不得已也彼墨者乃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世豈有忍於肌膚之情而能兼愛天下者乎孔叢詰墨篇云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喪服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亦見晏子外篇此墨徒託爲晏言以譏孔者三年喪期由來蓋舊孟子論唐虞事已稱三年之喪畢堯典亦云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曾子問稱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高宗諒闇三年又見於書與子張之問世衰俗薄始有欲以期斷者禮不下於民或未能舉天下而皆達自孔子立三年之義其徒循之遂爲通制非自孔子剏也穠豬攄籀窈藉騷攄說斷攄鼓訟褫顒聽訖毀吁史記魯周公世家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是此云從俗謂魯舊俗今全無悼遠之

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取也故下八字疑有誤當云故雖出三年逆婦程子遺書問夏逆婦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于其逆時便成之爲婦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郤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於莊公譏然則曷爲不于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于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于此焉變矣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緣春秋論禮深得其本太史公述董語云春秋者禮義之大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

此釋傳語何注非虛加責之案有其志然後子之則無其志而遂責之義自顯見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言文所以著質苟無質文于何附中庸曰不誠無物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白虎通曰三正篇事莫不先有質性後有文章也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二者失禮惟鈞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如不得已寧偏於質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周末諸子如老尹桑蘇並主此說聖人鑒其矯枉之志少善之而已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以未見公冬又來何注云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案經雖不書來朝而兩記其來故曰少善之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盧云桓五年冬州公如曹六年春正月書寔來傳曰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何注行過無禮謂之化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本書十指篇云承周文而反之質王道篇云救文以質此董說春秋旨案春秋法文

周監郁郁何以後文適會其時以救僿也如其質僿又合先文秦賈僿極矣漢起少文之逮其久又有將僿者故董極明春秋序道以正之右左猶先後**故曰**○官本云他本脫二字**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釋名出推也推而前也是漢世有此語五禮之序吉前凶後故云推前引後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旨矣惟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旨非禮也漢禮樂志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于享獻辭受登降跪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于詩歌詠言鐘石筦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賈誼疏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敎于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晉書禮志盧欽等議皇太子喪服云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語意正與此同**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制可改者也惟王者然後能改元立號制禮作樂非聖人所能託道不變者也周德既弊而聖人得假王者以起義

而扶其失俟來者之取鑒故曰孔子立新王之道猶云爲後王立義爾義者道之宗也孟子固曰春秋天子之事其言治亂循環直以孔子與堯舜周公並論公羊亦曰以此爲王者之事也錯冒又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䁱針董說蓋遠有所承史公尊孔子立世家又得之董生者淮南汜論訓云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又云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說苑君道篇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周道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君子知周道亡也論衡對作篇云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末之善貶纖芥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事浹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其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綱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又超奇篇云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觀相指風俗通窮通篇云仲尼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明錄書志號素王素正之義續氏六黨論叉云孔予自發素王罷矣晉世既春賴玉貶雋府己辰之素會控出孔子白玆秦工之諸耳非勳自謂素王忄言影是漢世歷者並以春秋爲一代之治蓋後人尊孔以尊王之意非孔子所敢自居也太史公引壺遂語云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又儒林傳云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旨博得其義矣周子云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程子云夫子當周之季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于

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正與此合夫王迹熄而春秋作周道亡於幽厲熄者其迹亡者其道非春秋敢於奪王統也明高拱春秋正旨言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最合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何休則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illegible][illegible]趙岐注孟子亦云明春秋借魯受命立制于是有受命之說矣此董子所不言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何休又云聖人爲漢制法[illegible]封[illegible]又云春秋之道亦通于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illegible][illegible]郅惲治嚴氏春秋其上王莽書亦云漢歷久長孔爲赤制論衡佚文篇云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後漢東平王蒼傳云孔子曰行夏之時爲漢制法也蘇竟傳云孔邱秘經爲漢赤制公孫述引讖記以爲孔子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碑賭號多于是春秋爲漢制作之說出矣夫春秋立義俟諸後聖後聖者必在天子之位有制作之權者也漢之臣子尊春秋爲漢制作猶之爲我 朝臣子謂爲我 朝制作云爾蓋出自尊時之意于經義無預也後人不明其旨而附會支離自此起矣

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

僞和疑利之誤誠僞對文可證

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孔子用禮樂則從先進猶春秋志也明道程子云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曰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又伊川程子禮序云夫子嘗曰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
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案對冊云今漢繼大亂之後
宜若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此董子宗孔言政學宗旨表記
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注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
復也白虎通三敎篇王者設三敎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
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敎以相指授夏人之王敎以忠其失野救野
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敎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
王敎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者如順循還周則復始窮
則反本桓十一年何注王者起所以必改質文者爲承衰亂救人
之失也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故王者始
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親及其衰敝其失也親親而不尊
故後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
不親故復反之於質也嚴安傳臣聞鄒衍曰政敎文質者所以云
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也杜欽對冊云今漢家承周
秦之弊宜抑交尙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僞當世治之所務也論循
定賢篇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又齊
世篇云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又云夫器業變易性
行不易然而有質樸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
衣食之于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
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鹽鐵論

鑄幣篇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者扶之傾者定之是以夏忠殷質周文序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觀也唐儒學傳啖助云孔子修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如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于本其敝且末設教于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歿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于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于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尙猾介從宜救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並足發明董義俞云有猶爲也言春秋所以貴志好誠爲繼周之敝故若此也爲有聲轉互訓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隨猶從也卽伏從之義隨從見三代改制篇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以民首臣貴民之義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雖欲得爲君而不可不從稱子以順君心故曰隨君

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不忍當其位荀子儒效篇天子者不可以少當也與此當字義同儀禮經傳通解續引書傳云古者君薨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心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平則孝子三年弗居也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彼而近此孝子之道備矣

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邪未踰年不忍即位與天終之義踰年不敢曠位與天始之義文九年傳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彊饋歡針隱毓饋鍺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白虎通爵篇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又云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臣民臨睢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見矣而未發號令也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祚爲主南面朝臣

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輿䅣考工記畫繢鄭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惟其隨之是以不得而僭此亦足以得禮意矣

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屈民以防下之畔屈君以警上之肆夫天生民而立之君此萬古不敝之法也聖人教民尊君至矣然而盛箴諫以糾之設災異以警之賞曰天命刑曰天討使之罔敢私也視自民視聽自民聽使之知所畏也崩遷則有南郊稱天告謚之文有宗廟觀德之典屈伸之志微矣故曰春秋大義屬天子天子有天王之稱爲義敢志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爲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即事類以布其法例不必同文不必備左之右之參之錯之在讀者善會耳司馬遷傳聞之董生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此董子示後世治春秋之法合而通之合全書以會

其通如傳聞所聞所見異辭之類是也緣而求之謂緣此以例彼如不與諸侯專封例貶而殺慶封稱楚子知爲侯伯討之類是也五其比偶其類此見于經有類可推者也覽其緒屠其贅此不見于經其餘義待伸者也贅餘也俞云五當爲伍屠當爲杜古字通昭九年左傳屠蒯禮記檀弓作杜蕢是也凡非經本有之義皆謂之贅爲春秋宜杜塞之則聖人大義不爲羣言淆亂矣案俞說誤贅者董子之所重也故下云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屠蓋剖析之意先師或得之口授或由于例推皆所以明義也西漢治經專重大義要以元本禮紀推極微眇貴在不失聖人之意然僻者爲之往往傳會而違戾經旨或云屑當爲著亦通○官本云人道他本作人心**以爲不然**反詁詞猶言如不以爲然乎何以不在經者操之與在經同竹林篇韓策竝有此語**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天啟本旁注云安訓不案安受猶云樂受之天地萬物之事審矣聖人不能一一辨之有能代聖人辨之足見聖心者視之與正經同而經不遺憾於贅矣但不可貿然無見而以臆說之玷氏咎后蒼以士禮推于天子漢季學者改經傳以附會新說則治經之蠹耳**故能以比貫類以**

辨付贅者大得之矣見於經者求之於此不見於經者明之以辨則春秋之義得矣俞云文九年傳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夫經書公即位則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于經無見也武氏子毛伯不稱使則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見矣而魯十二公無有三年稱子于其封內者是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于經無見也凡此皆所謂贅也而學者操其說與實在經者無異而其中固有辨也何也必于經實有所見然後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而經亦安然而受之也董子此言必有爲而發當時若公孫宏以曲學阿世其所學春秋雜說必有附益于師說之外者故以此辨之與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各本不提行今以與上文不類別爲一節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禮學記禁于未發之謂豫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隱十年何注臣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也書曰厥辟去厥祇○盧云大典本厥辟下有不辟二字案此疑非出今太甲

官本有不辟二字按云他本無尙書作厥辟不辟忝厥祖俞云此今文尙書也祗祗者病也易復初九无祗悔鄭注祗病也說文疒部疷病也祗與疷通與案此疑緣僞古文太甲祗爾厥辟而誤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此節非董子元文董主性待教而善既云有善善惡惡之性又云不可得革義相違反可疑一善善惡惡本爲美德乃云可養不可改文不聯屬可疑二將順匡救臣子之職而云不能爲君親令無惡可疑三書引僞太甲可疑四父子相隱人道之常目爲至賢可疑五末二語雜入不倫可疑六朱子謂世傳繁露玉杯等書多非其實謂此類邪

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文二年作僖公主傳譏不時欲久喪而後不能也○各本不提行今別爲一節不以三年○官本作例序以不三年云他本無例序二字淩本同又以喪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廟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傳高子曰取乎大夫者略之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文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傳譏逆祀也何注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于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案躋僖公仲舒以爲小惡見五經異義

引蓋謂逆先後之序非易昭穆也而此以爲大惡不合互見五行順逆篇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傳諱與大夫盟也又見文七年傳○天啟本無盟字下命字屬上爲句命大夫弗爲使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傳不至復者何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是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惡惡二字不知何指將以大夫弗使爲惡惡耶于義爲悖出侮於外入奪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此節亦疑非董子元文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性有善質而未能全善不教則習近于惡故以六藝養其德性簡卽下所謂不徧舉其詳也○凌本不提行官本云他本以誤作在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志美知屬習六藝者言之序其志使無邪慝純其美使不躁厲明其智使順於陰陽謹于倫類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漢儒林傳云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

天道正人倫至治之成法也六學二字本此又見述武紀敘述藝
文志敘史記滑稽傳引孔子語亦稱六藝蓋掌於官謂之藝傳於
師謂之學莊子天道篇稱六經亦即此六學白虎通論五經象五
常無春秋復敘五經又數春秋無樂蓋兩說並存董不云六經而
云六學蓋不用經名且樂經已亡失也自漢以後六經之名甚盛
[illegible]
[illegible]並用莊子而樂經無可
掇拾仍稱六經復有所謂七經九經十三經者實則詩書禮易春
秋五學也爾雅詩學三禮禮學二傳及左氏春秋學[illegible]
雖則論語開章言學謂此也陸象山不知遂以為無頭柄說話不
知時習者何事矣至樂學廢隊宜亟修明以**詩道志故長於質**詩
符六學之全妹好[illegible]言
志志不可**禮制節故長於文**孝經制節謹度滿而不**樂詠德故長**
僞故日質㣲禮緣後起故日文
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
治人漢書司馬遷傳聞之董生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于變禮綱紀人倫故長于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
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
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

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用董生語而略有不同禮以節人數語又引見滑稽傳作孔子語又云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並董生說春秋旨隸傳頤答韋論老論儀史記云司馬遷春秋本董仲舒嚴亂案一經各有一經之大義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是為言六經大義之始莊子天下篇云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荀子勸學篇云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紀綱也又云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儒效篇又云故詩書禮樂之歸在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蓋各道所得並在董生以前漢書藝文志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故無訓書以廣聽和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法言寡見篇亦云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所說大義

亦賅括班志以易統諸經者蓋以漢世災異圖讖皆附于易又向歆父子始皆治易故班承七略變其序耳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所謂讀書通大義如戴記保傅篇所云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巛皆愼始敬終云爾又史記外戚世家云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此皆帝學舉要之例故人主大節則知閎大博則業厭書以下見賈子新書容經篇新書節作淺○盧云大並音泰二者異失同貶新書貶作敗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愼其行有與又同新書作故師傳之道既美其施又愼其齊無下二句齊時蚤晚盧云齊酌齊也與劑同任多少適疾徐任堪也斟酌所能堪而均其多少造而勿趨稽而勿苦造爲趨促稽畱也新書稽作稍淮南子道應訓太疾則苦而不入太徐則甘而不固注苦疾意也甘緩意也爲之而不促少優游之而不至於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省其所爲如保傅篇所云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簡聞小訟不傳不習之類是也成其所湛如保傅篇所云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斂觀[illegible]是也或云成其所湛謂就其性之所近因而成之

新書作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天啟本注云湛音眈盧云湛眈同○**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新書成作盛**此**

之謂聖化吾取之保傅篇云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于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大師之任也是古天子習經之證此所述蓋相傳授經之法新書作此聖人之化也吾取之則董語錢云此節汎論六藝與前後不類不知何篇之文錯簡于此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與字絕句言春秋之好微以其貴志也貴志已見前論文公喪取案春秋之微有二旨其一微言如逐季氏言又雩逢丑父宜誅紀季可賢及詭詞移詞之類是也此不見于經者所謂七十子口授傳指也其一則事別美惡之細行防纖芥之萌寓意微眇使人湛思反道比貫連類以得其意所以治人也如勸忠則罪盾勸孝則罪止是也荀子勸學篇春秋之微也儒效篇春秋言是其微也楊倞注微謂儒之微旨一字爲褒貶微其文隱其旨正此文微字之意實則皆大義也近人好侈微言不知微言隨聖人而祖非親炙傳受未易有聞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若微旨則固可推而得之而一以進善絕惡爲主非必張皇幽渺索之隱怪也本書微字屢見反覆求之不越二類若夫三科九旨則讀春秋之條例歨緯圖讖別爲一學

非聖人所謂微言故吾以謂今日所宜講明者唯有大義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修本末以守經達變故以適權從賢者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者之志以著其惡故曰通生死之志人道以仁義信禮爲尙反其道而生不如由其道而死反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故曰遂人道之極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淩云殺當作弑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絶也淩云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宣六年注據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官本云牘字原本他本俱誤作獨今據黃氏日鈔改正盧云盾弑君在宣二年至六年侵陳復見弑君賊復見者尙有州吁甯喜之屬其餘後雖見殺或不去其官是不唯趙盾一人之復見然則不當爲別獨明矣淩云說文云牘書板也葢長一尺因取名焉公羊宣六年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

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昭十九年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又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此引許止傳以比趙盾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孔廣森云親弒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爲穿之罪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謂親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不與親弒者有閒已左氏說盾與許世子止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弒君賊不復見之例壹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弒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弒之迹則趙穿之惡仍未得揜爾盾以文誅穿以實誅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成弒非不當罪也赴問當作起問下同如云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賊未葬何以書葬有皆起問之詞辨不親弒不成弒皆應問之詞並以傳文爲質傳有免止罪之文故以此詰之○官本成作故案云他本故作誅淩本

同今從盧本天啟本不成作當誅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以下釋問者之詞故
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無疑作有弗誅無傳
赦許止有傳而赦盾無傳○天啟本下衍不交無傳四字淩本同以比言之法論也法論猶正論正貫篇云論
罪源深淺定法誅論本于法故云法誅董子言春秋先法而後例先義而後比義法者比例之本統今刑法有合正律依例律者有
略例律依本律者有原情定律者有孽非本犯自作而又非本罪所應減謂之聽減者又有律例無正條得比照輕重科罪者皆重
比之意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不當死于春秋之法何以誅
之春秋赴問數百赴疑起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
淩云荀子倫類不通注通倫類謂雖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屬類而長之○官本繙作播按云他本作繙
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
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

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漢世以春秋決獄欲知今事宜察已往夫名爲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謂免止罪已見傳○天啟本弑作簒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官本距作罪案云他本作距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物未有無鄰者陰賊者簒弑之鄰愿厚者忠愛之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察外可以見內即徵可以知著觀往可以驗來徵人可以適天故太史公曰春秋推見以至隱今案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說文愿謹也國語越語注刑害也謂謹愿而不陰害合而信之非簒弑之隣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宣六年傳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案此以事証之新序節士篇許悼公疾瘧飲藥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弟緯專哭泣啜饘粥溢不容粒痛己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是許止之得赦亦以其誠義固不能離事而立也○官本無下是字云他本下衍一是字是故訓其終始無

弒之志盧云訓順也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不遂去謂出亡
不遠挂猶牽累也荀子榮辱篇挂于患而欲謹則無益矣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
嘗藥也禮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宋律有諸醫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
人杖六十[illegible]今律沿明律凡合和御藥誤不依對證本方及封題錯誤經手醫人杖一百料理揀擇誤不精者杖六十又
煎調御藥侯熟分為二器其一器御醫先嘗次院判次近臣其一器進御皆緣春秋遺意○官本云君下他本有之字子不
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天啟本義作意所
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後漢袁紹傳若以臣今行權為釁則桓文當有
誅絕之刑若以眾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誅矣用春秋義故盾之不討賊為弒君也與止
之不嘗藥為弒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止罪止于不嘗藥盾罪止于不討賊
因止之自責而罪之復原其非故而赦之罪之猶有司之執法赦之猶朝廷之恩宥止可赦則盾亦非絕不可原後漢書霍諝傳諝

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蒙之所能見也**○盧云蒙舊本訛作董或改作衆皆非也此自卑小之稱當作蒙官本作衆云他本作董**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官本云他本脫曰字**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有與又同大惡之誅盧云疑當作大惡之不宜誅案盧說是謂若明言大惡之不宜誅誰知篡弒之當誅者春秋明正詞以垂王法故多不可見之文後世刑書有律有例律以斷法例以準情律一定而例因時爲變通經猶之律論猶之例也後漢張敏傳敏駮議云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滅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可謂觀其深矣**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傳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于弒立也公子弃疾脅比而立之又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傳云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淩云稱公子是不誅之

文

問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天啟本或作者無下者

字凌本弗作不靈公弒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厚薄春秋責在而不

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責不在而

不討賊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

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此讀春秋要法程子云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過當年數人而已

窮理之要也學者不必他求學春秋可以盡道矣孔廣森云人莫知大夫不敢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

人宋人書溴梁以降大夫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徙義公子側之偃革宜若有善焉轉發其專平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皆此例也

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見其罪此卽前書楚人殺陳夏徵舒義故因

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春秋褒貶

所以表微而辨志有流俗之所原而大惡存亦有迹勢之所閡而所天良在故罪趙盾非逢丑父原楚子反使近於惡者有所惕而不

敢援寬比以自遁近于善者有所勸不致動于雷同之論以僻天擴充凡以借鑒來者使之反道而得是非之正非刻論既往以爲快也故達思者乃可以知春秋〇盧云湛與沈同丑林切

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〇盧云大字疑衍**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僖元年傳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何注故爲之諱所以醇其能以治世自任而厚責之又見僖二年注錢大昕云公羊傳春秋責賢者備以其爲賢者故責之責之雖備而其賢自在所以爲忠厚也管仲器小不害其爲仁臧武要君不害其爲知孟公綽不可爲滕薛大夫不害其爲廉宰我冉有論語屢責之不害其爲十哲聖人議論之公而度量之大如此王者知此道則可無乏才之歎儒者知此道則必無門戶之爭矣懥斬錄案說春秋者必知此而義乃備否則責人無已賢者愈無立足之地而不賢者轉得自放於議論之外且得援賢者以自解人心日肆而世道益偷矣

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穀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斗穀又見實性篇中材以上聖人固未欲弃之矣**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襄十三年葬蔡景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詞也此亦薄責之意昭十六年何注以爲固當常然者乃所以爲惡也顧以無知薄責之孔廣森云許世

子之罪隱春秋責之以深蔡般之罪顯春秋治之以恕與案賢者可以理論而下愚不足齒數罪顯易聽鈇鑕治之非筆削所能懲其恕也乃其所以爲嚴也傳所謂不疾乃疾之意也是故春秋之義責下輕而責上重責小人恕而責君子愈嚴

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

○天啟本無下文

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

前篇云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即此嫌字之義可以得褒與可以免罪一也

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

恬安也不備猶不戒重累責之猶言重責之累亦重也賈子言春秋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韓退之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周子云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於後責之者所以救世耳矯正也漢書公孫田王等傳贊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撟當世反諸正

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春秋志存撥亂然俟其亂而治之嘗苦不及故常矯而直之好利則譏觀魚尊禮則錄伯姬同斯義也後漢朱祐等傳論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注引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今孟子無此語蓋在七篇外董語所本漢書外戚傳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王莽傳太后下詔曰矯枉者過其正而

賦不親帥將謂天下何鹽鐵論救匱篇橈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並用此誼漢書諸侯王表序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注謂失中也與此語意稍別

春秋繁露義證卷第一終